

怀故人

母亲

叶展韵

母亲属猪，如果在世的话，今年应该92岁了。

母亲17岁那年，姥爷感觉到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，就赶快打发她出嫁。母亲姊妹俩，姨姨比母亲大10岁，由于姥爷赌钱，已经输得家徒四壁，母亲和父亲结婚时盖的被子还是向姨姨借的，结婚三天后姨姨来把被子拿走了。

母亲一生养育我们兄弟姊妹6人。我读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好，那时她一直以为我能考上大学。可惜中考失利，当语文老师来给我送职业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时，平日日母亲脸上挂着的笑容这个时候一点儿也没有了。从母亲控制不住的表情，可以看出她心里的难过和失望。直到职业中学毕业后我当了代课教师，母亲这才稍稍高兴起来。

大哥幼年头上长疮，当时医疗条件差，村里的赤脚医生没有给治好。一位柳姓爷爷说有偏方，往头上抹点砒霜就好了，抹砒霜的作用是以毒攻毒。母亲那时二十一二岁，也不懂，就按照柳姓爷爷说的做了，结果大哥头上的疮不但没有好，反而更严重了，头皮溃烂颅骨都露出来了。母亲慌了，她边哭边抱着大哥去了公社医院，被医生批评了一顿。母亲很内疚，一直担心大哥头上的伤疤。大哥后来担任镇中学校长一职，工作繁忙。母亲看着整

天忙碌的大哥，却由衷地高兴，似乎也卸下了重担。

母亲是开明的，也是热心肠的。她和父亲小时候在一起读书，一直到小学四年级。那时还是抗战时期，鬼子经常下乡扫荡，他们跟着老师东躲西藏，即便躲藏到山里也要读书识字。对于我们兄弟姊妹六人的大事，她从不干涉，只提建议。姨姨家的大表姐和村里一位年轻人谈恋爱，姨姨死活不同意，嫌弃小伙子家庭成分不好。无奈之下，大表姐领着未婚夫来我们家寻求母亲的帮助。母亲见小伙子知书达理，且个子高高的，一表人才，便真心支持他们二人的婚事。为此姨姨一度怨恨母亲，后来看到大表姐一家日子过得红火，这才释怀并有了感激之情。

母亲85岁那年把腿摔断了，去医院做手术，当时姐姐、哥哥和弟弟他们都回家看望。而我恰在上海刚刚做了手术，不能回家，姐姐、哥哥和弟弟悄声谈论我的病情，不小心被母亲听到了，她着急地问：“老三怎么了？”那时她刚下手术台，不顾手术麻药后的疼痛，认真打听我的病情，并打电话嘱咐我照顾好自己。

母亲个子高，父亲个子矮，母亲处处让着父亲。一个炎热夏天的中午，父亲渴了想喝凉水，拿着水瓢掀开缸盖，一看水缸里没有水

了，又悄悄把水缸盖盖好，到小胡同凉快去了。母亲看在眼里，顶着烈日，立刻挑着水桶去一里地远的水井打水给父亲。母亲离世后，父亲多次和我说：“我和你妈一辈子没有吵过架，没有红过脸。”

对于孙辈，母亲总会有办法从小教他们识数。吃饭的时候，母亲教他们数桌子上有几个碗、几根筷子，晚上睡觉时教他们数手指。孙辈孩子中有四个是名校硕士毕业，每到春节的时候，孩子们从天南海北回来看望母亲，和母亲一起走路的时候总是拉着母亲的手，这像极了小时候母亲拉着他们小手的温馨一幕。

母亲走了，远在珠海工作的儿子问我要他爷爷奶奶的照片，说是要保存下来，我说都在家里的墙上挂着。儿子说：“俺奶奶以前和我说过，等她和爷爷走了，叫你把他俩的照片都扔掉，说咱家孩子胆子小，担心他们看见照片会害怕。”那一刻，我鼻子一酸，哽咽着对儿子说道：“我哪能害怕你爷爷奶奶的照片呢？那是我的父母，他们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从小拉扯大，受了那么多苦，遭了那么多罪。照片我不会扔掉，会一直留在家里的。”这就是母亲，她连身后事都考虑得那么细，还在处处为孩子着想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

故园老井

胡国葵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扎着羊角辫懵懂的我，有许多年龄相近的发小。我们家在村子的西北角，往西或者往北，都几乎没有了人家。房屋墙西，一条土路，把我家房子和一个大大的垃圾堆分了开来。在垃圾堆西面，有一口张着大嘴、椭圆形的井，像一个神秘而可怕的怪物，静静地趴在那里。

老井的直径有六米多，不知是什么年代建造而成，井的内壁是用若干大小不一的石块砌成，严丝合缝，很是神秘。井沿四周用水泥抹平，井口横放着几根长长的、约半米宽的白花岗石条。这么深的一口大井，要是不在上面横压上几根石条，恐怕更会让人望而却步吧！

那时的大人们，不知为什么，总有干不完的农活，做不完的家务，哪还有时间管我们这些小孩子啊。所以，海边山野、水库井口、荆棘滩地，都是我们玩耍的乐园。

记得玩伴中有几个胆大的男生，在井旁玩着玩着，可能嫌不过瘾，会突然跃上横在井中间的石条，在上面欢快地走。窄窄的石条下面，就是万劫不复的井水深渊啊！井水映照着走在它上面的人影，水的上面浮动着绿色的青苔，漂浮着几只胶鞋或者塑料浮子等物。我们几个胆小的女孩儿在井

旁，提心吊胆地看着，甚至吓得用小手捂住了眼睛。现在想来，这些男生和那些挑战极限、在悬崖峭壁上走钢丝的勇士们何其相似呀！

一个走到井对面，又上来一个不甘示弱的男生，从另一头也踏上石板，两只小手夸张地高擎着，做出欲飞的样子。男生身上洗得发白的老蓝色布衣被风吹起，左右晃着，更加惊心动魄。这时，邻居老奶奶手拄荆木拐杖，颤巍巍地出现在大树旁，大声地呵斥着，警告我们赶紧离开，不然要去告诉家长……

那时候没有自来水，只能去远近不同的地方挑水吃。这口老井，水质有点咸，而且调皮的孩子时常往里面扔东西，所以不能作为饮用水了，但浇花种园还是可以的。爸爸常年出差，妈妈在门前规整出一块菜地，架起栅栏，种上一畦畦韭菜、香菜、辣椒，它们都离不开水的滋润。大我六岁的大哥，每次放学回家，不用妈妈吩咐，就挑起两只半大的水桶，去井里担水浇园。大哥挑着担子，两只铁皮桶左右摇晃着，偶尔还会触碰到凹凸不平的小路，发出“咚”的声响。我像跟屁虫一样跟在大哥身后，陪他一起去井里打水。大哥把空桶很熟练地挂在辘轳的铁钩上，借着巧力把空桶放到深不见底的井里去。我半跪在有石条

相隔的井旁，透过石条的缝隙，见那只听话的桶，触碰到水面后顺势倒下去，灌满了水后又在水中立了起来。大哥右手使劲地挽起辘轳把子，左手理顺着紧缠于木把上的绳子，往上摇，一桶清凉的井水，就这样被提了上来……

盛夏的傍晚，父亲会趁着天亮去那口老井，提两桶清凉的水放在院子里，把买来的西瓜和黄瓜等扔到水里。吃过晚饭不久，父亲会把西瓜捞出来切开，大家或蹲或站，或说或笑，把西瓜的甜蜜凉爽、把生活的平淡知足、把家人的相聚幸福，都融合在了那个温馨的小院子里。

家家通上自来水后，这口老井渐渐被人们遗忘。只是，井旁边嗡嗡嗡嗡的野蜂、玫紫色的喇叭花、散发着泥香的小草、草丛之中会飞的蚂蚱、远远近近鼓胀着穗子的玉米以及拄着拐杖的老奶奶，都深深镌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我曾经无数次幻想，在那神秘的老井里，一定住着许多成了精的水蛇或蛟龙，或者里面还住着水妖或者鱼精龟精，又或者里面还藏着古代遗失的宝盒和神镜等等。

童年的幻想千奇百怪，我不会把这些秘密告诉任何人，只在小小的心里，打了蜡、染了光、封存着，那么完好、美丽、不容破碎。

方言撷趣

从莱阳土话“葫芦”说起

徐炳胜

莱阳有一些土话，其发音大多数人是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”。比如“葫芦”，普通话发音是葫芦(lu)，但莱阳土话发音是葫芦(lou)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在莱阳土话里，两字轻声词的后字读轻声时韵母发生了变化，“芦”的韵母u变韵为ou。类似的语言现象，在莱阳土话里还有不少。

雾露。莱阳土话管“雾”叫“雾露(方言音lou)”，管“下雾”叫“放雾露儿”，谚语说：“早起放雾露儿，晌午晒葫芦儿。”胶东还有谚语说：“早起雾露天，晌午晒死貔子热死獾。”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：“雾露沾我衣，岁暮奈何如。”就是不知道陶渊明吟诵时是不是也读雾露(lou)。

耬庐盖。莱阳土话管“膝盖”叫“耬庐(方言音lou)盖”。沈腾在小品《扶不扶》中说：“哎呀，我的波棱盖啊！”用莱阳土话说说就是：“哎呀，我的耬庐lou盖啊！”耬庐，就是斗拱，近代学者丁惟汾在《俚语证古》中解释：“哥劳拜，耬庐盖也。……耬庐本为足上跗之名，即膝盖也。梁上短柱之形似之，因即取以为名。”看来，“耬庐盖”听着是土话，实际上很古雅。

颜颅盖。莱阳土话管“额头”叫“颜颅(方言音lou)盖”。“颜”为额，西汉扬雄《方言》：“颜，颡(sǎng)也……中夏谓之颡(é，同‘额’)，东齐谓之颡。汝颡淮泗之间谓之颜。”秦末孔鲋《小尔雅·广服》：“颜，额也。”“颅”亦为额，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：“头陷颅碎。”李贤注：“颅，额也。”小时候，我有个力气比较大的大哥，他上小学时参加扔手榴弹比赛，没想到扔出了操场安全范围，朝着一个奔跑的小孩而去。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手榴弹正中小孩额头。我妈回家说：“哎呀妈们儿来，颜颅(lou)盖儿差没点儿掀了！”

茛(lou) (同步(lou))。茛pú，《广韵》：“茛(lou) (方言音lou)，收乱草也。”(lou)，《集韵》：“敛也。”“茛(lou)”同理，土话发音是茛(lou)。这个词在莱阳土话中有好几个意项：一是摩挲，如肚子不舒服我给你好好茛(lou)茛(lou)；二是收拾烂摊子，如谁稀罕给他茛(lou)茛(lou)；三是偿还，有儿三年就能把饥荒茛(lou)死；四是打扑，他站起来茛(lou)茛(lou)上的泥就走了；五是归拢散落的粒状物，如把撒了的小米茛(lou)起来。我上小学时还是大集体时代，三队在场院里打完麦子，把掺杂有麦粒的土归拢成一堆一堆的分给社员喂鸡，我茛(lou)起来用簋子拐回家，正赶上下大雨，待到家时簋子里只剩下了泥汤，心疼得我哭了好久。

相同的轻声变韵在莱阳土话里还有：“嫌乎”莱阳土话发音是嫌乎(方言音hou)，“轱辘”莱阳土话发音是轱辘(方言音lou)，“咕噜”莱阳土话发音是咕噜(方言音lou)，小的圆形石坷垃“蘑菇蛋子”在莱阳土话发音是蘑菇(方言音gou)蛋子。

参考资料：《莱阳方言调查研究》(宫钦第 栾瑞波)、《俚语证古》(丁惟汾)、《吴下方言考》(胡文英)、《平度方言志》(于克仁)等。